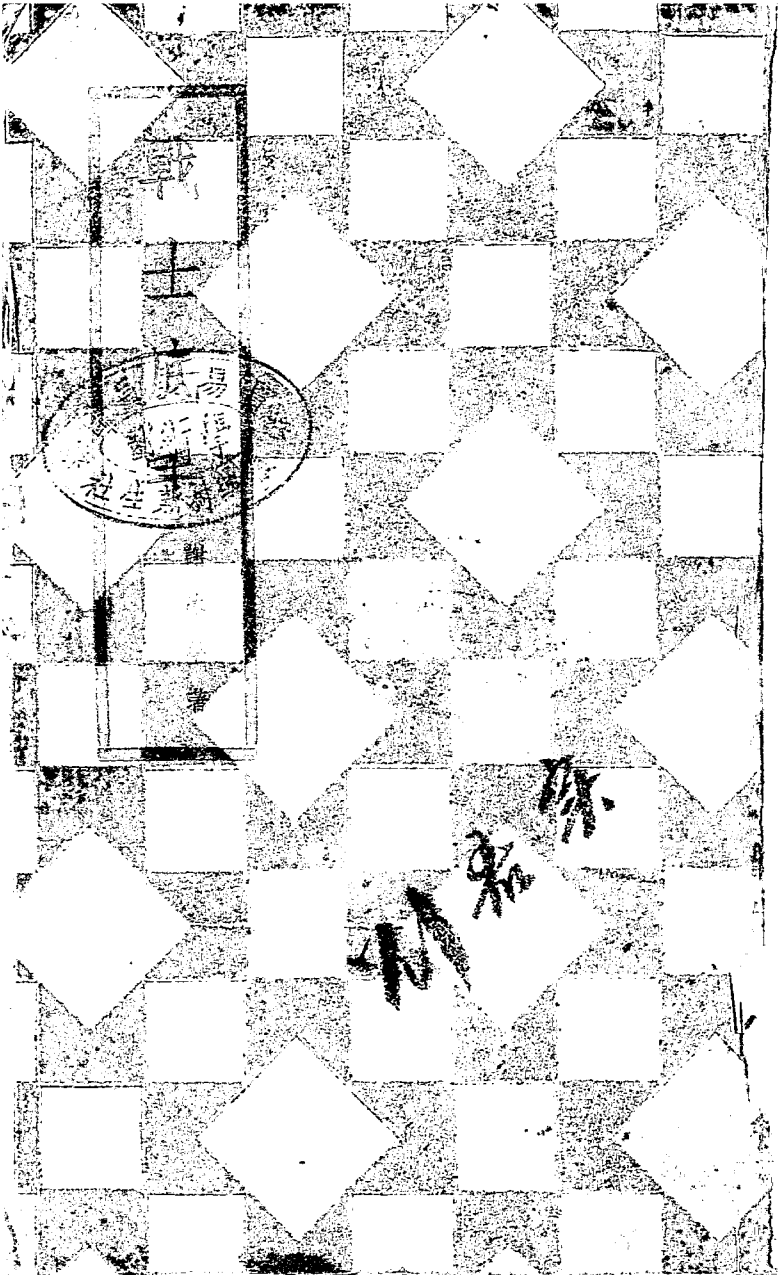




MG
I253
245
2

圖登記 S.0653 號

戰士底手

謝冰瑩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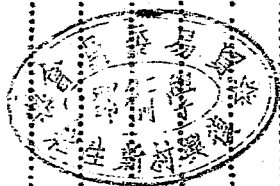
3 2173 1034 5

獨立出版社印行

戰士底手 (抗戰文學叢刊)

目次

戰士底手.....	一
俘虜.....	五
三個老太婆.....	一二
憶太倉.....	一七
筆.....	二一
亳州王太婆.....	三〇
正陽關的難童.....	三六
永城之一夜.....	四〇
流浪兒林小二.....	四七
漢奸的兒子.....	五三



戰士底手

從住所出來，向換藥室走去，突然在小坪裏發現了一隻塗滿了血的手，手掌上像觸電似的，週身立刻起一陣痙攣，低下頭，我細細地望着這隻脫離了身體，單獨地擺在地上的戰士底手，除了大拇指是伸出的之外，其餘四個手指都略向掌心彎曲，皮膚是特別粗硬，血跡已經變成黑暗色的了，也許剛割下不久的原故，所以手的腕部還留有些鮮血的痕跡。

我懷着悲哀而恐懼的心，輕輕地將手從地上拾起來，說也奇怪，手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冷，簡直像一塊冰壓在掌心。要是在平時，猛烈地望到這隻砍斷了的可怕的手，一定不敢多望，今天可特別了，不但不可怕，而且覺得這是件珍貴的發現。我要把牠用藥水浸在玻璃瓶裏，留做這位戰士爲抗戰而犧牲的紀念。

我好像生怕誰偷去了這隻手掌似的，拾了一塊不知從那一個傷兵身上撕下來的血衣將手包着，然後小心地藏在草堆裏，自己跑回去取照相機。本來從換藥處到我們住的地方，來回只消十分鐘便夠了，但爲了要臨時裝軟片，所以多耽誤了幾分鐘，回到那堆稻草前一望，唉！怎麼回事？手不見了！一塊血布却裝成了許多碎片散亂地擺在草堆上。待我轉過頭來一看，在面角上，一隻小黃狗，正在含着那隻手在咬嚼。天！宇宙間還有比這更爲忍，更不入道的孽嗎？一隻戰士底手，是多麼寶貴，多麼值得我們珍視的，如

(南)

今却被狗含去吃，這還成什麼話呢？

我便捕捉敵人似的猛追上去，一腳就將小狗踢走一丈多遠，趕快把手掌拾起來，握在手裏細細地看。還好，除了咬去一塊小皮外，手還是完整的。我又趕上去把小狗亂踢了一陣，然後找了一張凳子把手安置好了就開始拍照。

「太可怕了，你怎麼敢去拿他」。

咏芬走來連忙向我搖手，阻止我拍照，

「你那裏懂得這隻手的寶貴呵？他曾經殺過不知多少個敵人，建立過多少次功勳，如今是得到永久的安息了。但你可曾知道，一隻戰士底手，是多麼寶貴而不容易得到的呵！」

我把相拍完之後，古醫官從換藥室走出來了，他也說：「太可怕了，我要勤務兵把牠埋起來。」

「爲什麼不用藥水把牠保存？」

「太殘忍了，你沒有看到當我替他割下這隻手的時候，我的心真的痛了，我不懂在那一剎那間，胆量怎麼這樣大，居然一下就把牠割下了，現在，我連望都不敢多望一眼。」

古醫官說着，他把臉朝向天邊。

「在沒有施手術以前的手是什麼模樣？」

我急于需要知道這一幕流血慘劇。

「唉！太慘了，如果你見到，一定會發抖的。手是被機關槍打的，只剩了一根筋連繫着，他起初走進來的時候，因為手被綑帶包着，所以看不出什麼現象來；等到把三角巾取下，揭開血布一看，誰不心驚胆戰呢？原來這隻手完全打斷了！唉！……唉！……」

古醫官說完後，自己不住地搖頭嘆息。

你割下這隻手的時候，那位受傷將士說什麼沒有？

他說，「丟那媽，右手沒有了，還有左手！」

一個看護兵搶着回答我。

好勇敢的戰士呵！「右手沒有了，還有左手！」我感動得幾乎要掉下淚來，「割下時他喊痛嗎？」我又繼續着問。

「沒有，沒有，他的眼睛望着另一位傷兵打掉了下顎的臉，咬着牙根說了這樣的一句話：丟那媽，他用大砲飛機轟炸，我們用血肉來抵抗，總是這樣拚下去，看他還能繼續多少天！」

古醫官興奮地說。

「太偉大了，這位戰士有着超乎一般士兵的勇敢，請告訴我，他睡在那裏，我要去慰問他。」

「他來不及等晚上的汽車，已經扶着杖走了，他說回到後方去休息幾天，只等右手

不痛，左腿上的彈傷好了，就要上火綫去！右手雖然沒有了，不能拿槍，但左手仍然可以丟手榴彈的。」

我默默地聽着，對於這位爲國犧牲，爲民族奮鬥到底的英雄，真不知要用什麼比「崇高」「偉大」更好的形容詞來加在他的身上才好。

又細細地看了一遍手掌，血已枯乾，肉呈慘黃色。掌心裏一條條的粗紋，象徵着他此生的勞碌與辛勤，那一塊塊的硬皮指示着他曾經握過多少年槍，經過多少次戰爭，那五個手指曾經拿過步槍，擲過手榴彈，開過機關槍打死了許多敵人的手指，如今是這樣失掉了知覺，硬冰冰地躺在地上，任人踐踏，任野狗去吞吃牠了。

唉！可敬佩的戰士底手呵！……

俘虜

在六十師政訓處接到唐副官來電話：「九十師捉到了好幾個俘虜解到軍部來了，請趕快回來審問。」

昨夜還在「打擺子」，熱度高到一百零三度底我，聽到這一個可喜的消息，頓時興奮得直跳起來，不顧病中的身子，不顧劉處長他們的阻止，堅持着一個人要先回軍部審問俘虜。爲了我太性急。來不及等待他們回來，就一個人乘着小船在敵機的巡視下回到了四軍軍部。

忽忙地跑進去一問，原來俘虜還是在前方沒有解到，方才的電話是唐副官故意催我早回來的，因為恐怕我來不及和俘虜見面，他們就要解往南京了。

正在感到失望的時候，特從前線歸來了，於是一同坐上那隻裝米的船，到了前方軍部。

「俘虜呢？俘虜在什麼地方？」

腳還沒有跨進門，我就這麼性急地問軍長。

「你坐下吧，等一會就要來了。」

給特介紹了軍長和參謀長黃參議之後，我便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急於等着和俘虜見面。

真要命，來到前線一個多月了，連敵人的影子都沒有看到一個！自己常常埋怨的話，又浮上心頭，可是今晚真的要與敵人見面了，這該是一件多麼新鮮而令我高興的事。

大約是八點鐘的時候，傳令兵來報告：「俘虜抬來了！」於是趙定明先生忙著搬照相器具，張祕書忙着去通知服務團拿紗布棉花來替俘虜換藥，我忙準備紙筆記錄口供。

「看俘虜去！」

每個人的臉上都浮着不可壓抑的笑容，每個人的心都在叫着「痛快！痛快！」

★

★

★

★

我們這一羣人來到了一間小小的房子裏，俘虜睡在草堆裏，蓋着灰色的軍毯，特走近他的身邊，大聲叫了一句：「才支口！」這是我們在東京坐牢時，日本警察每天早晨命令我們起來的一句話，如今却輪到我們來命令他了。

他把眼睛微微地睜開了一下又閉上了。我把毯子掀開，發現他的左肩上用綑帶綁着，圓圓的臉，有一口小鬍鬚，年紀大約在三十以上。

「你痛嗎？」我輕輕的問他。

「痛的！」

他完全睜開了眼睛，嘴唇一動一動的想要吃什麼。

「你口渴嗎？」

「是的，我想要喝水。」

立刻，軍長的小勤務兵拿開水去了，我便正式開始了「法官」的工作：

「你叫什麼名字？」

「本達。」

「什麼地方人？」

「東京。」

「多少歲了？」

「二十六歲。」

聽到二十六歲四個字，我有點不相信他是這麼年輕，因為他深黑的鬍鬚看來，至少都有三十歲了。

「你有父母、兄弟、妻子、兒女嗎？」

「有父母，有妻，一個兒子今年才三歲。」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心裏似乎藏着無限不可告人的隱衷。

開水拿來了，幾個人把他扶了起來，像水牛似的，一大杯水他一口便飲乾了，接着又倒了一杯。他不住地抖索，好像很冷的樣子，我給他圍上毯子，他毫不理會地只顧喝水。

「你想東西吃嗎？」

我看他那一對眼睛，放射出飢餓的光芒，忍不住這樣問他。他點了點頭。

又是方才拿開水的那位勤務兵拿着一個大麵包來了。

「丟那媽，日本鬼捉了我們的弟兄，一刀便砍死了，我們捉了他，還給他麵包吃。」一個衛士在咕嚕咕嚕地責備我們對俘虜太好了。

「不要緊，等他吃飽了，我們好審問他。」

另一個弟兄這樣說。

雁虹開始替俘虜換藥了，原來他全身都受了傷，右手臂上，左大腿，左腳，通通被血液浸着。

「哎喲，痛呀！」

俘虜大叫了一聲，我幫着雁虹替他換藥。

「你媽的，痛什麼？沒有打死你，算是你的福氣。」

又是那位衛士的聲音，我正想問他屬於那一聯隊時，突然敵機來了，趕快把燈吹熄。

「幹什麼？」

俘虜慌張地問。

「你們的飛機來轟炸我們了！」

「是真的嗎？」

「怎麼不是真的？每天日夜都有你們的飛機來轟炸。」

「呵，呵。」

他一面應着，一面咬着麵包，雖然沒有燈光，但並不停止我們的談話。

他原籍是東京，曾受高小教育，現在神戶做工，這次被迫征募而來。他是後備兵，屬於十四師團，一百一十六聯隊，第七中隊，聯隊長叫做阿部寅市，他是十月十日才開來上海作戰的。

「有砂糖嗎？喂，有砂糖嗎？」

俘虜一連問我好幾聲，我差一點要想罵他混蛋了！喝了開水要麵包，吃了麵包又要砂糖，而他的態度是那麽強硬，自始至終，連謝謝都不說一聲，真太令人可惡了！

敵機去了，重新把燈點起來，那位小勤務兵真的又拿砂糖來給他吃。

「你們一小隊有多少架機關槍？」

「兩架。」

「你這一中隊還剩多少人？」

「五十個左右吧！」

「你來中國作戰，有什麼感想？」

「我是被他們壓迫來的，自己並不願意。」

「你覺得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有什麼不同？」

他思索了一下，吞了一口水，然後慢慢地說：

「日本兵怕死，中國兵非常勇敢，偉大！」

敵機第二次來襲，我們又迅速地吹滅了燈。

「你聽，日本飛機又來轟炸我們了！」

我故意大聲地說給俘虜聽，他那時正在喝着砂糖水，嘴裏輕輕地回答着：

「唉，唉！」

在他的腦筋裏，因為受了日本軍閥的麻醉宣傳，一定以為中國人是殘酷的，凶惡的，絕對不相信對於俘虜是這麼優待，要吃什麼就有什麼，傷了給他換藥，冷了給他加衣，他們更想不到他們的飛機是這麼不分晝夜猖獗地轟炸那些善良的老百姓和傷兵。

他的身上只穿着一件襯衫，已經被剪開了，這是我們前方的衛生隊替他裹傷時剪開的，下身穿着一條草黃色的呢褲，也剪去了半截。

「你的妻叫什麼名字？」

「六三。」

我要他在我的日記本上簽上了他自己和老婆的名字，字跡很有勁，的確是受過教育來的。

「你希望和你的妻通信嗎？」

「不！」

大概他因受傷太重，不希望生還了，所以不想和他的妻通信。

趙先生忙着拍了許多張照片，我們今晚還要回嘉定，所以只能問到這裏為止。

踏着朦朧的月色，我們跳上了小船，趙先生說：

「真痛快，我在火線上拍了一個多月的照片了，今天還是第一次拍到俘虜的相。」

「我也痛快極了，在火線上工作了一個多月，今晚第一次和俘虜談話。」

回到嘉定，已經是兩點多鐘了。

這一夜我們都興奮得不能睡覺，趙先生計劃着明天去九十師師部拍那從敵人那裏繳一百多支槍，我和特在微弱的燭光下，整理方才審問俘虜的筆記，敵機又來了，只滅了燈躺下休息。

二六，十，二七夜於嘉定軍部

三個老太婆

是東戰場我軍退却的第八天，我爲着婦職團的事，從常州來到無錫，X軍的軍部駐紮在惠山一個小鄉村裏，足足走了十多里路，才找到目的地。

一雙腳已經被泥漿整個地染成了黃黑色，雖然披了雨衣，裏面的軍裝却通透溼透了，頭髮上的雨點，便露珠似的往下滴，走進門，見到那位姓劉的衛士，我就大聲叫着：

「凍死了，餓死了，有飯吃嗎？」

他們見到我那種冷得發抖，慌慌張張的表情，連勤務兵都笑起來了。

走進第三進房子，猛然地發現一個老太婆躲在方桌子底下流眼淚，她的臉慘白得如同死人一般，一看到我，連忙爬出來向我作揖。

「先生，做做好事，救救我吧，託你們的福，千萬不要離開這裏。」

「你是怕飛機嗎？」

我把雨衣脫下，走近了她的面前，她一看是女兵，立刻就破涕爲笑了。

「小姐，你進我屋裏去坐一坐吧，裏邊生了火。」

我雖然感激她的好意，但在沒有把我的事辦完之前是不能去的。

★

★

★

★

敵機來轟炸軍部，從窗口裏朝天望去，發現了八架，都是義大利的，飛得很低，聲音微細得要等飛到了頭上才能聽到，在房子的左邊一連丟下了十多顆炸彈，我們的牆壁震動了，那張大的軍用地圖忽然掉了下來。

「下雨天，這些王八蛋也敢來嗎？」

「怎麼不敢，這裏離敵人所在只有四十多里，你在路上沒有聽到大炮聲嗎？」

吳寬長一面回答着，一面又拿起電話筒「喂，喂，喂！」起來。

剛才看到的那個老太婆又躲到桌子底下去了，另一個年紀比她更老的正在仰天流淚，嘴裏念念有詞的在低聲地說什麼。

「老太太，你不要怕，我們有高射砲打飛機的。」

我用哄孩子的話來安慰她。

「小姐，不得了，我們都是老家伙，跑也跑不動，又沒有地方躲避，我們都只好等着死，唉！……」

敵機飛遠了，那個年輕點的老太婆，從桌底下爬出來和我一同走進她的房子裏去談話。

「我今年六十三了，她是我的姐姐，一個可憐的孤寡老人。我的丈夫，兒子和女兒都逃走了，只剩得我們兩個，唉！可憐呵，想不到幾根老骨頭，要送到日本鬼手裏！」

——唉，「想不到幾根老骨頭，要送到日本鬼手裏，」這是多麼沉痛的話呵！

「爲什麼你不和他們一同走？」

「沒有這許多時間，還有一層，他們是年輕的，習着還有用處，我們老了，橫直沒有用的，這什麼呢？死了就完了！」

這時我憶起了「大難來時各自散」的句子，那是載在兒時讀過的一本賢文上的。

——他們太不對了，爲什麼不和你一路走？要死也得大家死在一塊呀！

我幾乎要說這句話了，然而一想，覺得大刺激她，還是不說的好。

整個的房子裏，充滿了死的恐怖，死的嘆息；從床上到桌子上，以及每一個角落裏堆着的東西，都呈現着淒涼的景象；在梳妝台的上面，掛着兩個用玻璃框夾着的相片，裏面有一對老夫老妻，兩個青年男女，還有三個小孩，大概就是她的「全家福」了。

我只顧望着相片出神，沒留心老太太在那裏傷心地痛哭。她的淚像潮水似的湧了出來，從隆起的額骨上流下，每一滴淚，都像注進了我心坎裏似的感到傷心。用什麼話來安慰她呢？天！

「小姐，我家裏只有一斗米了；還能吃幾天呢？在這裏有了錢也買不出東西，何況沒有錢。唉！終歸是死，日本兵不來，我們餓也要餓死的。」

我正在奇怪她的姐姐到什麼地方去了的時候，她却從廚房裏端了一隻沙鍋來，擺在書桌上，揭開蓋來就用筷子一大塊一大塊地夾着往嘴裏塞。

「小姐，你肚皮餓吧；要不要喝一點酒？我的姐姐完全被日本飛機嚇瘋了，她天天

只曉得喝酒，今天把僅有的一隻雞也殺來吃掉了，她說：『死也要做個飽死鬼，不要留給日本人來吃。』我呢，什麼都吃不下，只希望快一點死，早死一分鐘，就是早一分鐘得到快樂。』

我當時才注意到她姐姐口裏吃的一大塊一大塊的原來是雞。

『她又是誰呢？』

我發現了床上還躺着一個老太婆。

『她嗎？是一個隣居，房子被飛機炸掉了，兩個女兒也炸死了，恰好她那時不在屋裏，所以沒有死，就來我們這裏。唉！三個可憐的老家伙，就死做一堆吧！』

越聽我的心越難過，我想把她們帶到常州去，但三個人都是裹着一雙三寸金蓮的小腳，自然跑不動。車子和船，在這緊張的非常時期，是沒有她們份兒的。

敵機又來了，一連連續着開了足足有五分鐘的機關槍，我們的高射砲，步槍一齊打起來，儼然像在火線上一般那麼嚴重，正在喝酒的老太婆，突然丟下了杯子往外跑，睡着的那個一古碌爬了起來，鞋子也來不及穿就往外跑，和我談話的那個也嚇得戰戰兢兢地說：

『小姐，是……是不是——日本……兵……已經來了！』

『不，是我們開槍打日本飛機呢。』

跑出來一看，她們兩個都蹲在桌子底下發抖，勤務兵站在一邊格格地笑，我的心沉

重得說不出話來。

唉！可憐的她們，深深地嘗到死的恐怖了，一面在祈求着早點死，一面在拚命地避免死，這是人類的常情？還是人類的矛盾？

我回到房裏，給了老太婆兩塊錢，她堅決地不接受：

「小姐，你帶走，你要去打日本人，沒有錢是不成的，我們不要你掛念，讓我們死了吧！」

晚上九點多鐘的時候，我離開了惠山，但三幅淚眼模糊的老臉，永遠地印進了我的腦海中。

憶太倉

凡是我到過的戰區任何一個地方，對牠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走時總是戀戀不捨，像離別愛人似的那麼難受。然而有些地方過了許多天，存在腦海中的印象也就慢慢地淡下去了，只有太倉，我永遠也忘不了牠，祇要一想起我們臨走時房主人那種淒然傷感的態度，含着兩包熱淚送我們的情景，便不知不覺地心酸起來。

幽靜明媚，水秀山青的太倉呵，如今成了倭寇的巢穴，翠綠的竹叢裏印上了敵人的蹄印，忠實可愛的老百姓，是逃走了呢，還是做了敵人的俘虜。

是在由南京回到漢口的江安輪上，一天晚上，有兩個青年來訪，一個是太倉人，他們都要求我寫幾句話在那本小巧的簽名簿上，我記得寫給那位太倉青年的是這麼幾句：——太倉，你這座美麗的小城，我曾在這裏住過半月，和藹忠誠的老百姓，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今他們是在敵人的鐵蹄下受難了！同志，永遠記着血仇，我們要殺回老家去，從強盜手裏奪回失去的太倉。

他接過去冊子，一個字一個字看下去，他的頭像有什麼壓着似的慢慢地低垂下去。直到我和他談話，才勉強伸直腰來，一雙眼睛已經滿含着晶瑩的淚珠了。

那晚我整整地有兩個鐘頭沒有睡着，爲了懷念太倉。

★

★

★

★

是初到陸家村的黃昏，男房主人連忙替我們搬凳子，取門板搭鋪，女的忙着去燒開水給我們喝。天正下着大雨，我們坐車來，雖然沒有將衣服通通打溼，但鋪蓋是挑來的，全被雨淋得像洗過的一般，大家坐到十二點鐘還不能睡，女主人就倚在門邊陪伴我們。

「你們真辛苦呵，不能好好地睡，也沒有好好地吃飯，你們是爲了救國呵。」

男主人坐在灶爐邊思索什麼，見我去了，連忙站起來讓位。

「陸老板真好，我們這多人來打擾你們，已經是很對不起了。還承你們這麼熱烈招待，真感謝呢。」

「說那裏話？這是我們應做的事，鋪蓋打溼了，今晚怎麼睡呢？」

原來他也和他的妻一樣地關心我們的寒冷。

第二天清早，他要上街去買東西，問我們要不要託他帶什麼，我們就託他買了些雞蛋、草紙之類，回來他把賬弄得很清楚，剩下一分錢，我送給他七歲的女孩子買燒餅吃，他硬不讓她接受。一遇到燒火打水的事他馬上命令他的女兒去做，自己也幫着我們掃地整理桌子。但我們的團員是勞動慣了的，他們每天分派兩人輪流值日，挑的挑水，燒的燒火。沒有柴了，跑到山裏去砍，肚子餓了，爬去樹上採白菓。白天幫着老百姓打豆子，晚上和他們談着日本鬼的罪惡。我們的生活是這麼溶在農人們的洪爐中，過得快樂而且恬靜。

是一個陽光洒遍田野的下午，我們來到南碼頭江邊。這兒有一座古坟，周圍種着松

柏和白楊。草地雖然枯黃了，但坐下去還是有軟綿綿的感覺。佩蘭和嚴超買點心去了，我們就坐下來看風景。

小船輕飄飄地駛過平靜的水面，沒有風，也沒有浪，船上的孩子在頑着竹枝，他們是不知道害怕敵機的，雖然船上插滿了竹枝的偽裝。敵機三五成羣地飛來投彈，船夫連忙把船搖向岸邊，孩子都大聲叫著：

「媽，你看。有五隻六隻呢，飛得好快，好看！」

在對岸的棉田裏，有一對夫婦在鋤土，他們有時一齊停下鋤來休息，那姿勢和表情，完全像一幅名畫「晚膳」中的一模一樣。我看得出神了，閉上眼睛想像着他們快樂和幸福，雖然在他們自己是並不感到快樂的，因為生活的重壓壓在他們的肩頭。整天都是這樣辛勤的勞動着，那裏有閒工夫來想到什麼愛情？

有三個士兵架着木排來了，他們哼着曖昧隱晦的調子，使勁地划着，忽然划到一處急流的地方，木排打着轉轉，有一個士兵大笑起來，另一個連忙跳上岸去背繃，他們又重新唱起嘻嘻哈哈的歌來。

「轟隆」一聲，意大利的飛機投彈了，棉田裏那一對夫婦丟下鋤頭飛也似的跑去籬笆下面藏躲。唉！多麼恬靜，寧靜的風光呵，却被罪惡的鐵鳥破壞了！

炸彈一連丟下十多個，不到一刻鐘，就有人來報告，在西車站的附近炸傷了二十多個士兵，炸死了三個老百姓。但那座經過敵機五六次轟炸的西碼頭北損壞，卻依然無

惹，用望遠鏡看去，很清楚地認出那副垂在水中的對聯是：

「此地有豪傑挺生好來取履迎黃石；

是橋仗善人建築欣得憑欄賞碧波。」

佩蘭買來雞蛋糕和甘蔗了，大家一同吃着，坐在牛車蓬裏靜聽敵機瘋狂的轟炸聲

★

★

★

「先生，你們幾時再來？我們是不能離開你們的，如果日本兵來了，我們都要死的呀！」

我永遠忘不了太倉老百姓對我們說的臨別贈言。唉！如今太倉是被敵人佔去了，摧殘了，忠實熱情的老百姓呵，你們還活在人間嗎？……

二六，一二，一六夜于漢口。

筆

當我提起這支不平凡的筆開始寫牠自己的故事底時候，我的心還在不住地跳躍，雖然距離牠受難時間已經有三個多鐘頭了，新認識的朋友繼續不斷地來找我談天，但我的視線每不由自主地釘住擺在板桌上的綠筆，我的腦海中仍然演映着剛才牠躺在船邊上受難的一幕。

太危險了，祇要閉着眼睛一想，我的心就會加速地亂跳。可愛的筆呵！誰想到你今天會受這麼大的危險，誰又相信你這時又平安地把握在我的手中。

★

★

★

★

是江安輪抵小孤山畔的一刹那，我匆匆地拿着照相機去拍照，風刮得很大，甲板上擠滿了看小孤山的人羣，爲了我和趙先生他們的談話還沒有告一段落，他們也隨着出來一同站在冷風中欣賞小孤山的風韻。雖然大家都是從火線上歸來，腦海裏還深印着一幅幅血的圖畫，然而一剎那間的看風景，這是很普通的一種人之常情，也許正在那敵人侵佔了我們的土地，每個人對於祖國的無論任何一塊小地方都覺得特別珍貴的原故。所以擠到船頭來探望小孤山的人一秒鐘比一秒鐘地多起來了。

在拍完了第一張近照，把軟片正捲到6，準備拍第二張小孤山遠景的時候，忽然聽到一個沉重而急促的聲音：

——鋼筆掉了！

突然，我的手軟下來了，本能地把視線向江水中尋覓，立刻在船邊上發現了我這枝翠綠的，有着許多可歌可泣故事的筆直挺挺地躺在那裏，我的心幾乎要跳出口裏來了。

「唉！我的筆，我的筆，……怎麼辦呢？」

昏了，昏了，我的腦筋完全昏亂了，我描寫不出我那時的着急與傷心，我好像望着我的愛人掉下大海裏去了，但他的一隻手還伸出水面上求救。無疑義的，我寧不願生死地跳下水裏去救他，即使明知這是一跳，不但救不了他，而且我的生命也要遭遇着和他一樣的危險，我也應該立刻跳下的。

「下去，下去，我要下去把牠撿起來！」我顫抖着聲音說。

天，這怎麼回事呢？筆是從三層樓上的欄杆邊掉下去的，距離有兩丈多那麼高，不左不右，不前不後，剛剛掉在和衆站着的那處地方成一直線只有一尺寬的船邊中間，「怎麼沒有掉下水裏，剛剛落在船邊上？」每個人的腦海裏充滿了這麼一個疑問，每個人都把自己的筆摸了一下，甚至連江上取下衣袋在口袋裏。

他們都騷動了，所有站在甲板上着風景的大衆，都忘記了屹立江中的小孤山，一齊把腳板擡起來，伸長頸子，再把頭低下去，集中視線在綠筆上，每個人都發出同一的聲音：

「唉！唉！好危險，好危險！」

「怎麼，筆還看得着嗎？」

「可不是？你瞧，牠好好地躺在那裏。」

「讓我來看看。」

「呵呀，真的好危險！」

「……」

他們都把筆當做一個國家似的那麼看得重要，直躺在船邊的筆就好像處在被日本強盜侵略的中國，每個羣衆都想去拯救他，於是朋友們自己在下島員令了。

「我下去！」

第一個願意打先鋒的是我們的飛將軍董先生。

「不，你不能去，我下去！」

我立刻阻止了他，但虞先生接着又來了一個「我下去」，謝先生和張營長也從人叢中擠過來了，他們首先向鋼筆致了一個慰問禮，然後很堅決地說：

「我下去！」

剛見面的趙先生，他也搶着要下去，我着急得要流下淚了，但理智告訴我：這時不是我流淚的時候，我應當想出一個怎樣才能拾得他的辦法。

他們真的要吊着下去了，我哀求他們：

「不！你們絕對不能下去的，只有我能夠去！」

「不要冒險，你不能因一枝筆就犧牲一條性命！」

張營長好像命令士兵似的阻止我。

「你們誰也不許去，只有我應該下去的！」

我想告訴你們這枝筆的重要和牠的歷史。牠原來是特送給我的，在沒有出發之前，他曾說過這樣的話：

「你要用這枝筆盡量描寫敵人的殘暴和我軍奮鬥犧牲的精神，介紹給全國的羣衆，你要使寫出來的字，當作一顆顆炸彈，打進敵人的胸膛，消滅敵人的營壘！」末了，又加上一段更重要的話：

「不要忘記了這枝筆是和我們共過多少患難來的，牠隨我十幾年了，曾經兩次進過監獄，牠雖然幾乎送掉了我們的性命，但也救了我們不少的危險，你要珍惜牠，像珍惜我的生命一般，如果失掉了，那麼我們愛情也就完了！」

最後一句話，雖然說得太過火了，我當時很不高興，但過後一想，覺得他的每一個字都是有用意的，如果不是他那麼嚴重的再三叮嚀，也許這枝筆早已不在我的身邊了。

★

★

★

★

這兒，我應當敘述一下關於筆的故事了，牠本來是特有的所有，而且在他的掌握中整整地度過了十一個春秋。特所有的生物學，解剖學，生物實驗，以及其他許多講義都是牠完成的。其實這還算不了什麼，功勞最大的是牠做了我們兩人的月下老人，頭腦冷

靜，理智勝於情感，整天在實驗室裏，顯微鏡下過生活的特，居然受着它的支配，每天要給我寫一封甚至兩封情書寄來。那些古怪，美麗而有力的每一個字跡，我都像珍重他對我的愛情似的那麼寶貴地保存着牠，半張紙也沒有讓牠遺失過。

後來我們結合了，對於這枝特別好寫的筆，我發生了濃厚的感情，我開始和特交涉了，用我的兩枝筆來換取牠的一枝。

「不行，這枝筆曾經惹過一場大禍，害得我在XX坐過牢，差一點送掉我一條生命，牠幫助我完成過許多著作，幫助我得到你，這是一枝多麼值得紀念的筆，我不能送給你，你這老是丟筆的能手！」

我懶得和他嘈噓，終於用武力搶過來了，我把牠帶到了東京，寫過不知多少抗日的作品，寫過不知多少寶貴的日記和情書，誰知有一九三四，四，十四之變，我和特竟被蠻橫的日本強盜捕去了！他們沒收了我一切稿件、日記、相片和書籍，同時沒收了我們這枝有着特殊歷史的筆。

「筆呵，你陪着我們殉難吧！我們所以有今天結果的，也完全因了你闖禍的原故。

雖然我們坐的是「文字獄」，但絲毫也不怨恨我們的筆，相反的，我們覺得牠更可愛更偉大了。誰說日本人聰明？他想不到這枝筆就等於我的一挺機關槍，他們的許多醜惡、陰險、殘暴和想要併吞我國的野心，壓迫我們同胞的種種事實都是靠這枝筆來宣傳，來向他掃射。他不但沒收，而且當釋放我們的那天，偵探長將筆退還我的時候，

還說了這幾句：

「你這次坐牢是沒有損失的，你收穫了不少的文章材料，你多寫些出來吧。但是我們對你們的雖是特別客氣的。」

誰知我把他們那些「特別客氣」的待遇，通通暴露出來，介紹給全中國的羣衆知道；而且這回居然又將這枝陪着我坐過更洋牢的筆當做一枝槍似的帶到火線上來了。在去年的夏天，牠雖然幫助我完成了湖南的風和一個女兵的自傳，倒並不覺得有什麼功勞，只是這次在抗戰的火線上牠日夜地幫助我寫作，一分鐘也沒有離開我的身邊，在匆忙的行軍或者移防的時候，我不知丟掉了多少東西，然而這枝筆和我三個月來的日記，無論在草上，船上或走路，總是在我的口袋裏安靜地躺着，好幾次半夜醒來，我突然驚訝地問：

——我的筆呢？

如果偶然地被團員拿去寫，或者借給朋友們簽字去了，我會緊緊地用眼睛釘着他，好像生怕他奪去了的那麼就心。

關於牠的故事實在太多了，總之牠和我的關係，正如一個士兵和他的一枝槍。

★

★

★

★

心裏越着急就越沒有主張，他們有的說用糖去把筆粘上來，有的主張等船到了九江時再雇划子去拿，有的主張用繩子把人吊下去，我自己呢，如果萬一掉在江裏犧牲了，

也是應該的，我不能讓別人去冒這危險。

『不要性急，等船到了九江再說吧。』

一個不相識的人，這麼勸慰我。

唉！再也不能等了，多過一分鐘，我的心就像萬箭射着一般地痛，像煮在沸水裏似的那麼發熱！我恨不得一下就跳到船邊把筆拾起來，或者變隻水鷗飛去水裏，我生怕風吹跑了我的愛筆，生怕船搖動，驚走了我的寶筆，生怕小燕子飛來叨走了牠，生怕一個大浪打來捲走了牠，生怕天公突然下雨，生怕誰人不小心吐下一口唾沫，生怕……唉！我的朋友們呵，你們的說話，你們的腳步，你們的呼吸，都請輕微地動作吧，千萬對牠不要有絲毫的驚動，不要讓牠知道我們是這麼為牠着急就心。

我敢相信，在這個時候，所有站在這兒看鋼筆的人，他們整個的心，整個的注意力全被牠吸引去了，暫時忘記了看小孤山，忘記了在船上過的困苦顛沛的生活。總括一句話，他們是忘記一切地在就心我的鋼筆，為牠躺在船邊受險而着急；但同時也為牠沒有掉下水去而欣慰，他們誰也在想着：『要怎樣才可弄到牠呢？』

在我下決心弄不到繩子也要下去拾的最後一剎那間，董先生很高興地拿着繩子走來了，他一面囑咐我們如何地要用三個人在上面拖住繩子，當走在船邊的人一步步前進時繩子應該如何如何地鬆開來，話剛說完，人又不見了，我張開眼睛四處尋找，在我剛才站着拍照的地方也吊上了一根繩子，而且有許多人在那裏忙着拉的拉，鬆的鬆，在愉快

而恐懼的心情下，他們提心吊胆地慢慢地把繩子放下去，旁邊的人不住地喊着：

「小心，小心，繩子不要碰着它，要不然，太危險了！」

我是被一位女朋友拉住了，不能下去，伸出頭來向下一望，猛然地從最下層的月門裏發現了謝先生。

「喂，謝先生，趕快替我找個水手過去拿，他要十塊錢代價都可以。」

我想水手是會游泳，他們平時也許常常從這仄狹的船邊經過，即使真的掉下水去，也不會有生命的危險。

「不要水手，我們自己去拿。」

說這話的是那位大家叫他高大哥的東北軍的長官，原來他也是拉繩子的一個。

簡直在看一幕艱險的電影，在長江的風浪慢慢地推送着江安輪向着那遙遠的南方前進，小孤山漸漸地離我們遠了，幾百條視線全體向下面船邊行注目禮的時候，一個穿藍布衣褲的工人出現了！誰也知道，他就是負着重要使命，冒着生命危險去救那枝受難的自來水筆底勇士，他并不像我們所顧慮着的那麼害怕，他的手裏雖然握着第一根垂下去的繩子，但腳步走得很快而自然，我正擔心他在灣下腰去拾筆的一刹那也許會跌在水裏而胆戰心驚的時候，忽然聽到一陣像爆雷似的掌聲起了，洪大的「好呵，好呵，恭喜，恭喜。」底聲音也順着猛烈的北風吹送到我的耳裏，上帝，這該不是在做夢吧！怎麼掉在長江裏的鋼筆，還能夠回到我的手裏來？

廣大的人羣把我圍得更緊了，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了快樂，充滿了興奮，誰都像打了勝仗似的那麼狂歡着，大笑着，跳躍着，我用什麼話來感謝這許多同情我幫助我的友人呢？我快樂得說不出話了，我的兩眼藏着滿眶的熱淚，對於那位冒險去拾鋼筆，等於救了我一線生命的水手——不知姓名的勇士——我真想向他作揖道謝，常我把他應得的報酬三元錢送到他手裏的時候，拒絕了很久才接受，後來我是怎樣地從人叢中帶着滿臉的微笑和勝利擠出來，怎樣把筆緊緊地握在手裏，怎樣回到了我的房間將牠擺在桌子上向友人誇耀這枝筆的偉大和它的功勞，以及他們希望我此後應該如何地珍惜這枝寶貴的筆，利用它寫些什麼來貢獻給社會國家。這一切恕我不多寫了。

再生了，我的鋼筆，此後我更要愛護牠，當牠是我的第二生命，我要利用牠來揭破社會上一切的醜惡、虛偽、欺騙、貪婪、自私自利；利用牠來消滅封建勢力以及帝國主義者；利用牠來創造真實、坦白、互助、親愛的人生，建設自由平等的新社會。我更勇敢了，因為我的筆是有着特殊的生命力的，牠遭遇過幾大大險都沒有消滅，牠是和我一樣負着改造社會，保衛祖國的責任，牠是英勇的戰士，尤其是日本強盜的莫大敵人。

珍惜着吧，珍惜維特送給我的這枝寶貴的綠筆——冰瑩殺敵的武器！

二六，十一，三十，黎明寫完於江安輪中

毫洲王太婆

(一)

誰都說：「王太婆瘋了！」

她每天起來，臉也不洗，頭也不梳，有時連扣子都忘記了扣，就這樣蓬頭垢面，披着一件破爛了的衣，真像瘋子似的從東城跑到西城，從李家院子跑到張家院子。

「大家起來抗戰呀！鬼子一會就要打進城來了，幹嗎大家還在睡覺，真是一些不知死活的糊塗蟲。」

她的破嗓子又在開始嚷了。

孩子們望着她嘻嘻哈哈地笑個不住，小狗迎向她不住地搖着尾巴。劉大爺剛開了房門走出來，望着王太婆這副模樣不覺苦笑了：「一聲……」

「你還是多去睡一會吧，大清早跑到人家院子裏『嘩啦嘩啦』的嚷，有什麼意義呢？」

「哼！有什麼意義？你這老東西，你這糊塗蟲！國家到了這步田地，還要我去多睡一會，哼！你甘願做亡國奴，俺可不願，俺要與鬼子拚命，俺還要喚醒像你們一樣的糊塗蟲共同起來抗戰……」

劉大爺的話像一個火把。把王太婆氣得怒火上沖，一開口便是亂罵一陣。

小的孩子仍然張開嘴巴在格格地笑；但十二歲的順兒却聽得有幾分感動了。

「起來呀，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把我們的血和肉去修成一條血肉的長城。」（這歌內是王太婆的歌詞）

這簡直成了王太婆的三部曲，起初是喚醒人家，宣傳抗戰。接着是和人家吵鬧；最後唱着自己說作的義勇軍進行曲，又走向別家去了。

（二）

說起來，似乎有點神話，王太婆是這樣一個中了「愛國魔」的瘋子。

她今年五十八了，丈夫在她三十歲的那年就去了世；一個兒子和女兒也都因得病沒有錢醫治，相繼地死去了。剩下她一條孤苦伶仃的老命，在人世間過着艱難困苦的日子。

她有天生成的直爽性格，天生成的慈善心腸，她很能吃苦。常常三天不舉火也沒有人知道。個性自然是堅強的，打起抱不平來，那怕別人打破了她的頭，她還要管開聲，說公道話。因此鄰里的人，當時也許不贊成她這種強出風頭的舉動，但過後沒有不感謝她做了和事老，沒有不佩服她敢說敢為的精神。

她沒有一斗米的地，也沒有謀生的特殊技能。丈夫遺留給她的只是兩間歪歪斜斜的煙屋子，幾件不知穿了多少年代的破舊的家私。她的職業是打草鞋賣，替人家洗洗衣裳，補補襪子。有時也在門口擺個小攤賣點瓜子、花生、香煙之類。不過這生意每次都虧本了，原因在她太大方，常常有人吃了她的東西說要下次給錢；她總是說「不要緊，

不要緊，下次記起了順便帶過來就行。」人家見她這麼滿不在乎，也就真的忘記給錢或者故意不給她錢了。

「王太婆，你這樣大方，將來有一天連房子賣掉了，都沒有人感你的情呢。」

譚二嫂是個最怪吝的女人，常常這樣譏諷她。

「要人家說什麼烏情，我有我的做人的方法，我不像你一樣視錢如命。我覺得人家是窮人才沒有錢給我，我是窮人自然很同情他。有飯大家吃，積些錢財有什麼用處？死了還不是和死老鼠一條那麼硬挺挺地躺着，難道還能把你辛辛苦苦積下的財產帶到棺材裏去嗎？」

這是王太婆人生哲學的一部份理論，可是在像譚二嫂子一流的人聽來，簡直是瘋子說狂話，莫明其「土地堂」呢！

(三)

王太婆活到五十八歲了，從來沒有聽說過有這麼一個野獸，馳在遠東出現，居然咆哮到我們中國來了。

「同胞們，現在我們和日本鬼子已經打了快一年了，牠搶去了我們很多地方，殺死我們軍隊和老百姓百多萬。每到一個地方就殺人放火，強姦，搶劫。在上海南京一帶，有許多小孩被他們殺的殺死了，捉的捉了回日本去。女人呢？更慘了，十二歲的小姑娘和八十歲的老太婆都要遭他藉流姦死呀！……」

這是今年五月一個宣傳抗戰的青年在亳州城外的廣場上說的，不料每一句每一個字都給王太太聽到了，她從人叢裏狂跳起來，像一隻要掙扎奔出籠子的老虎。

『先生，日本鬼在那裏？告訴我，牠在那裏？我要和牠拚命去，我要拚了這條老命！唉！世界上真有這樣的畜生，爲什麼不大家起來殺死牠呢？……』

笑聲，鬨聲，鼓掌聲，震動了整個的廣場，空氣突然現得緊張了，那個年輕的宣傳員感動得要流下淚來。他的宣傳工作獲到了最大的代價，只要有了像王太太這樣熱心的人在聽，那怕只有她一個人，也算不白費了一番苦心。

從這時起，王太太中了『愛國魔』了！她把這八個男女宣傳員像迎接老祖宗似的邀到了她的家裏，在矮小的破房子裏，大家坐在地上，像開什麼要緊的會議似的，王太太生怕孩子們擠來看熱鬧，吵得不能談話，她連忙把門關起來，可是這計劃不能實現，一來天氣太熱，關了門太悶人，再則跟來的男女太多了，索性大家坐到院子中間去。又由另一位女宣傳員，詳細地講述一遍敵人的凶暴，例如怎樣活埋壯丁，屠殺老弱，怎樣用飛機到處亂丟炸彈，把老百姓炸成粉粹，血肉橫飛，最後才說到全國不分男女老幼要大家團結起來，殺盡日本鬼才能生活。

每個人的血液都沸騰了，每個人的腦中充滿了憤恨和復仇雪恥的決心。王太太立刻站起來說：『我雖然五十八了。但我很有氣力，我能夠拿刀槍到前線去殺鬼子。我雖然只是小個，十天至少也能走七八十里路呀！』

這回可沒有人笑了，大家目光全集中在她——這位熱心愛國的老女英雄——身上。他們感動，他們欽佩，一個老頭兒流下兩顆晶瑩的淚珠，大家的視線又轉移了方向。

(四)

亳州的抗敵救國會成立了，王太婆第一個傾盡全家財產湊了五元六角，獻給了救國會，做為她參加抗戰的第一件工作，還挨家挨戶的去募捐。

「那怕是一個銅板也行，表示你對國家的愛護，沒有國家，我們的生命都保不成，這留着幾個臭銅錢幹嗎？」

這是她最初期的宣傳理論。

別人，並不像王太婆那麼理想的，個個能傾全家之產貢獻給國家，個個都出來當兵殺敵。因此她着急了，她生怕有很多民衆不了解日本鬼的罪惡，不懂得愛護國家和參加抗戰的重要。她整天都在大街小巷裏宣傳，大聲疾呼地喚醒那些對抗戰不關痛癢的人們！「鬼子一步步打進咱們亳州來了，大家還不組織起來到軍隊裏去作戰，難道真的活活地等牠來宰殺嗎？衝啊，衝啊，我們要殺盡日本鬼，不分男女老幼，大家要齊心起來抗戰呀！……」

真的，許多人都說王太婆簡直是瘋了！常常半夜裏爬起來一個人在街上唱着令人聽了要笑斷腸子的自創抗戰歌曲，大聲呼口號；白天更是一張嘴像留聲機似的開了就不得停，少數無知的人在笑她，真正愛國的人遇到了她，就要向她致敬，欽佩她這種獻身於

民族國家的偉大精神。

(五)

亳州失陷了，那慘酷的命運終於到來。善良的老百姓都在敵人的鉄蹄下，受着慘痛的摧殘、侮辱，每一個去過亳州的新聞記者，宣傳員，每一個知道王太婆的人，都關心着她的安全。

她該沒有被漢奸陷害吧？她該沒有被萬惡的鬼子輪姦吧？她該沒有做壯烈的犧牲吧？

——不，她一定加入了游擊隊，她一定到前線殺鬼子去了！
我的下意識立刻這種告訴我，事實上我也絕對相信她還活着，還在爲祖國的生存而鬥爭！

二七，九，十八，於重慶張家花園。

正陽關的難童

今天收到由漢口轉來一位朋友從六安寄到正陽關的信，看後發生無限的感想。

信是一位六安的婦女慰勞會負責人汪淑秀女士寫的，她報告我該會的工作情形和種種困難。四月十九號的信到今天將有五個月了，居然沒有遺失，我真是又喜又悲。喜的是這封信沒有被敵人收沒，經過若干轉轉周折，終於到了我的手裏；悲的是六安和正陽關都失守了，試問留着這封信有什麼用呢？

看到正陽關的郵局圖章，使我憶起那一堆圍着我們要錢的難童來。

是到正陽關的第二天，我們去十一集團軍總部找何參謀長，詢問前方的戰況及淮南血戰的經過情形。

走出小東門，便是一條小溪，再過去走三百多步，便到了職業學校——總部的行營就在這裏。

「大羣不到十歲左右赤裸着身子的孩子，像一羣衝鋒的勇士，見我們走近了，突然圍攔來抱住我們，嘴裏不住地哀呼着：

「先生，給我幾個錢，我們快要餓死了！」

「先生，做做好事，我們都是難民呀！不是日本鬼子害我們，不會來討乞的。」

「嗎，這孩子了不起，居然會做文章，非給他一點錢不可。」

我連忙摸出五分鐘交給他，別的孩子像蜂擁似的向我撲來。

「先生，我們也要，幹嗎只給他一人；他還有爸有媽，我是一個人呀，爹媽都給日本人殺死了……」

另一個臉上塗滿了泥漿的孩子慘叫着，眼淚快要流出來了。看了這種情形，誰不動心呢？只好也給他五分鐘。此例一開，於是第三第四第五的孩子都來了。扯的扯衣角；摸的摸袋子，抱的抱腰子，鬧得一場糊塗，這時三兄和特站在一邊苦笑，我着急得大嚷起來

「趕快拿錢來贖身呀，我被綁票了！」

他們的笑聲更起勁了。

我由着急而生起氣來，孩子是那麼多，那麼玩皮，我又沒有帶多少錢，怎能滿足他們的慾望呢？最令我生氣的是他們不讓我走，耽過了將近一刻鐘的時間。結果還是我屈服了允許他們打轉來每個人給五分。

兩個鐘頭以後，我們又由原路回到寓所去，奇怪，那一羣我們稱他爲「小綁票」的孩子不走了，只有一個大約五歲的孩子坐在他的母親身邊弄泥土玩。

「小心那個孩子，方才他也是參加暴動的。」

特爾我使了個眼色，那孩子却像明白了似的，連忙站起來一手拖住了特。

「你給不給錢？只有我一個人呀！」

孩子大聲地說着要挾的話，這回輪到我哈哈的大笑了。

「好，給你錢，給你錢，不要拉着我哪，小寶寶。」

「你給錢，我就放了你！」

「好！小綁票的手段真高明。」

我站在旁邊喝采，三哥也笑彎了腰。特迅速地摸出了一張角票給他，孩子接在手裏一看是小小的一張角票，他丟在地上了。

「不要，不要，我要多的！」

他突出小嘴，帶着似發氣又似撒嬌的語氣說。

特想用力逃跑，却又担心孩子摔交，只好耐煩地向他求情，說些今天沒有帶多的錢，明天再給他的話，誰知他半句都不聽。

「哼！我不管，我只知道要錢，我們一家人都沒有飯吃。你為什麼不多給點錢呢？我是孩子，將來長大一定去打日本鬼，再不向你要錢了。」

「孩子說得好，我再給你兩毛。」

特又拿一張角票給他。

孩子仍然把牠丟在地上，很生氣似的說：

「我不要小的，要一張大的，有兩個東山頭。」

呵，明白了，原來他把中字讀成東音，是希望得一張一元的中央銀行鈔票。爲了實

在沒有辦法擺脫他，只好給他那張有兩個「東山頭」的鈔票了。

★

★

★

★

我們在第五戰區走過許多地方。遇到不知多少的難童，從來沒有像在正陽關看到的那一羣這樣大胆倔強，大有不達目的誓不不休之慨的小戰士。不論在什麼時候，憶起了正陽關，便要談到那一羣會說話，會表情，聰明活潑的孩子，足以代表中華民族性的偉大精神，無論到何時，我相信他們是不會屈服的，即使被敵人擄去了，也一定不會服服貼貼地做敵國的順民，而會團結起來反抗這兇暴的日本帝國主義的。

永城之一夜

當永城失陷的消息，在報上發現時，我第一個想起來的是那個七十歲的老醫生和賣開水的婆婆。

車是早晨七點鐘由正陽關開行的，爲了沿路載運軍用品的馬車牛車太多，阻礙了速度，一直到晚上八點鐘才抵永城。

車停在東門外一條小街上，下了車一連開過十幾家飯店都沒有住的地方。特是今早起的病，發熱、頭痛、腹脹。照理今天是不能出發的，但爲了三兄已打電報給李德鄰將軍說我們明日抵徐州，不能不踐約。

病人躺在小汽車裏不住地呻吟，我的心，着急得幾乎要跳出嘴裏來了。好容易在一家賣開水的老婆婆那裏，找到了兩間空房。

「你們是抗日的隊伍，我們自然很歡迎的；不過房子太壞，不知道官長好不好住。」這是男主人的歡迎辭。在黑暗中我扶着特摸進了那間黑房，他一見床板就躺下了，身子是那樣沉重，像倒下了一顆大樹似的，床板幾乎要被他壓斷。

熱度越來越高，用手摸去，額上像火燒的一般燙人，「哎喲」「哎喲」的慘叫聲音，不斷地從他的嘴裏發出。

「唉，痛死我了，肚子痛，肚子痛死人呵！」

「聽到他這聲音，我便心中無主了，心裏比他的肚子痛還要難受。勤務兵吳秀峯也站在一邊着急得手足無措地說：

「謝先生，非找個大夫來看看不可。」

老板端了一盞桐油燈進來，我請他代僱醫生，他說：

「這裏沒有洋大夫，只有一個七十歲的老頭兒能醫百病，又不貪錢，最好請他來聽聽，我看這位官長的病以不輕。」

他用燈向特的臉上照了幾下，臉是那麼慘白，連嘴唇都沒有絲血色了。兩隻眼睛緊閉着，這情形實在太嚴重，我急得差一點哭出聲來。

「老板，請你立刻去把老醫生找來吧，再慢，病人怕……」

我的喉嚨突然咽住了，第一顆眼淚掉在特的臉上。

不到十分鐘老醫生來了，一個中年婦女帶着他走進房裏，他一見我就拱手作揖。

「太太，官長什麼地方不舒服？」

我來不及聲明我們並不是官長，却連忙將病狀詳細報告了一番，他一面側着耳朵聽我說話，一面用手緊緊地按住了特左手的脈搏，約摸有兩分鐘之久，他才鬆開手去摸額角，看舌頭。

「太太，你老爺有多六年紀了？」

「三十六呢。」

「唉！這樣的年紀，不應該得這個病的，現在……。」

他的話說得太唐突，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我驚異地望著他：

「怎麼？難道這病就沒有法子醫了嗎？」

「他為什麼會得這個病？唉，唉，不大好醫！」

他連續地搖頭，表示絕望的樣子。

「老先生，你不能給他點涼藥吃，使他的熱快點退嗎？」

「不能不能，涼藥也不是隨便可以吃得的，像他這樣年紀不應該得這個病。現在我

沒有法子治他，等過了今天再說吧，明天早晨如果打發人來找我，我準來就是。」

天，這是什麼話，難道特的病就在今夜做最後的決定嗎？我不相信他會有危險，尤

其不相信沒有藥可醫治。根據我平時吃壞了東西或者便結的時候，只消買五分錢的番瀉

藥一吃，大瀉一次便好了的經驗，決定給特也這麼試一次，不管效果如何，我也只能大

胆地做主了。

內心的焦灼和痛苦，是無法可以形容的，我拿了一塊錢給老醫生，他堅決地不肯接

受。

「太太，那有這樣的道理，病都沒有看就要錢。你們是到前方去打仗的，我們不但

應當看病，而且連藥都應該奉送的。你們實在太辛苦了，那位官長的病並不輕，今晚你

得仔細一點，最好守着他不要睡覺。」

老醫生的話是誠懇的，他的醫術行不行可不去管他，但他那種再三地囑咐房主人的兒子隨時報告他消息的態度，實在使我受到很大的感動。

「他們到前方去的，要永遠不生病才行，否則，『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未免太慘了。」

老醫說，這時我是頂恨這老頭兒的，為什麼突然地他要說出這麼不吉利的話來呢？真是個老糊塗。

★

★

★

★

勤務兵和司機都呼呼地入夢了，我伴着半明半暗的孤燈，坐在床邊數他的脈搏。突然，像一個鬼影似的悄悄地一個女人闖了進來，站在我的背後，我全身都駭出了一身大汗。

「太太，要開水嗎？我那裏還有一碗稀粥，熱來給你吃好不好？病人到了這個地步，着急也無益，且安靜地等到明天再講吧。」

——！明天，你們都以爲他明天就永遠不會醒來嗎？她的好意在此時却反而引起了我的反感！

當時我把悲哀變成了憤怒，我沒有回答她，她却真的提着一壺開水，端着一碗稀飯來了。

「吃一點吧，你還要坐到天亮呢，這時不過十二點多鐘。」

爲了不忍辜負她的好意，我免強地吞了幾口。

「太太這幾天，整天整夜都有大隊人馬和大砲，子彈由這裏經過，開到前方去，誰都說日本兵快打到徐州來了，說不定還要到永城來。唉！到了那時，我們女人家怎麼辦呢？」

「女人家也和男人一樣拿着刀槍殺鬼子去！」

我簡單地回答她。

「像你一樣就好了，大腳能跑路，穿了軍裝不就像漢子嗎？誰能輕易地看得出是女人；像我們，逃也逃不掉，只好等着敵人來殺頭吧。」

我連忙安慰她，要她不要悲觀，小腳婆婆和孩子們可以早點搬到鄉下去住，將來可以幫助游擊隊打敵人；又告訴她：「如果敵人來了還不走，那怕十二歲的小姑娘和七八十歲的老太婆，他們也要輪流強姦的。姦死了，還要把奶子割下，把木屑或者石頭塞在那個地方。最野蠻最令人痛心的，他強姦你時，要你的丈夫或兒子站在旁邊看着，有時要你的兒子或父親來強姦你，他站在一邊哈哈地拍手大笑。你如果有孩子在旁邊哭泣的，他先一刀殺死了孩子和你的丈夫之後，再來強姦你。」

「唉！太太，我聽不下去了，這些話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難道真的都是事實嗎？我要把你今晚告訴我的每一句話都說給隣居的大嫂們聽，我們女人也要起來殺鬼子才行，沒有刀，用嘴也要咬死他呀！」

他的臉上充滿了悲憤的表情，也許是聲音太大的原因驚醒了特，他要我扶他去大便，熱度還是那樣高，不過大瀉一次以後，肚子沒有方才那麼疼了。

他剛躺下，又有一個像幽靈似的影子，一步一步地移進房間來了。我起身一看，原來是老醫生。

「太太，官長好了一點沒有？我真想念他睡都睡不着覺。你也許要奇怪我為什麼不給他開方，你不知道他的性命是多麼寶貴的，我如果開錯了方，病有一差二錯，那還了得！尤其正在和鬼子拚的時候，我們的官長士兵都要一個當十個的去爲國報效才行，怎麼好馬馬虎虎地便給他醫呢？」

聽了老醫生的話，在感激中帶着無限的慚愧，他看到我們穿的是軍服，又是坐的小汽車，而且還有勤務兵同行，所以一聲聲「官長」「官長」的叫個不住。我們如果真在火線上作戰倒也受之無愧，可惜我們只是個拿筆桿的文人呀。

老醫生摸了特的脈後，仍然不住地搖頭，要我小心地侍候着他。但我知道特不會有危險的，雖然着急，我還能鎮靜地和老板娘談話。

特燒得腦筋昏亂了，什麼人來，談了些什麼話，他一概不知道，又連接瀉了四次，快到黎明時，他才漸漸地睡下。

夜是那麼靜，沒有半點聲音，在黃昏的燈光下，照着三幅不同的面孔。老板娘就心我害怕，醫生走了後，仍然坐在對面的床板上陪伴着我，細細地敘述她一家的生活和她

此後下決心打鬼子的情形。

永城失陷了，我們住過的那間屋裏，一定住滿了敵兵，但不知那位善良的小脚老板，和七十歲的老樁生現在人間否？

唉！可紀念的，永遠也不能忘記的永城之一夜呵，是那麼恐怖而緊張，那麼使我留
意……

流浪兒 小二

大約是三個星期以前，車子從一元路經過，一塊藍底白字寫着「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匾額，印入我的眼簾，心中一動，恨不得立刻走進去看看那些從各地收容來的被難兒童。車子走得很快，一下又拐彎了，我仍然抬起頭來，望着那所高大的洋樓。嗚！這簡直是一個奇蹟，幾十個穿着白衣藍褲的孩子正在樓梯往下面看，我們的視線成了一根直線。

「喂，小朋友！」

我伸出手向他們打招呼。

「喂，大朋友！」

幾十隻小手一齊揮動，我真想一飛就飛到樓上去和他們每個人握一次手。實在的，他們那愉快中含着無限親切熱情的聲音和表情，令我太感動了！

又過了一天，我出發到前方工作，故意叫車子從一元路灣着走，我好再看一眼那些天真可愛的孩子們，可是失望，人去樓空，欄杆內只冷冷清清地放着兩條小凳，當時我的心底，感到一種不可以文字形容的寂寞和空虛。

☆

☆

☆

☆

今天上午十點鐘的時候，潛修來的我和特去參觀兒童保育會，自然我們滿口答應了。走到那邊時，正遇着孟慶樹女士收容了一批新的難童來，百多個舊的難童（其實也

是前天和昨天才收容的。李院長岷源女士還有三十幾位女先生正在開會歡迎新來的小朋友。首先由一位十二歲的小姑娘霍素珍指揮唱了「保衛大武漢」後，就由一位由河南收容來的小朋友演說。

「我是開封人，日本鬼子打到我的家來了。全家人都被衝散，過着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地方住的很苦很苦的逃難生活。後來保育會把我收容到漢口來，現在有三頓白米飯吃，而且儘你的肚子吃，要吃多少有多少；（大家哈哈大笑。）

「衣服也有穿，睡了還有毯子蓋。我勸你們家長們，趕快把小朋友送到這裏來吧。」一陣像鞭炮似的拍掌聲響過後，另一個湖北孩子演說了。

「我是本地人，昨天才來。我媽媽說政府有命令要疏散人口，但家裏很窮，沒有辦法帶我去逃難，所以把我送來這裏。」這裏不但有吃有穿，有洋房子住，還有許多先生教我們唱歌遊戲。認字讀書，小朋友們，你們也都來吧。」

原來那幾十個新的難童，還有幾個家長同來，因為他們不相信有這樣一個保育難童的好機關，所以必得親自來看一看。這正和我們前次在第五戰區的徐州、山東、河南、安徽一樣，每到一個地方，我們便向孩子的父母親宣傳，要他們把孩子送到漢口戰時兒童保育會來撫養，他們總帶着懷疑的口吻問：「真有這個機關嗎？將來孩子還可領回的嗎？」

在離省城莊十六里路的車輻車站，我向三位從臨沂逃難來的婦人宣傳，有一位約

丈夫是在台兒莊當警察的，很相信我的話，他說：「報紙上登過這樣的消息，你趕快把孩子送去吧。」可見他們並不是捨不得孩子，硬要拖着孩子在一塊受苦，而是懷疑有沒這樣好的機關。因此我覺得保育會對於宣傳工作，無論是口頭的，文字的，圖畫的，須要更進一步普遍地動員，才能得到更大的收穫。

參觀百多個孩子吃飯之後，承杜則吾先生告訴我關於難童中許多寶貴的而有教育價值的故事故事，我現在先把一個從六歲就開始過着流浪生活的林小二寫在這裏，其餘的慢慢的地來。

「林小二」是河南人，從六歲到九歲，都是過的討乞生涯。」在那間充滿了工作緊張空氣的辦公室裏，我開始聽到林小二的故事。

「他初進來的時候，見了我們，老是伸着右手淒哀地叫着：『太太，給我幾個錢！』或者是『太太，修修好事，給個把錢。』我們告訴他：『小二，你現在不是乞丐了，你來到這裏，有飯吃，也有衣穿，不要再向別人家討錢了，那是多麼不好的事，再不要伸出手來叫太太，我們都是你的先生呀！但他不但不聽話，反以我們不給錢他而不高興。』聽到這裏，我幻想着他那種穿了整齊的衣服向先生們要錢的姿態，不覺失聲地笑了。」

「那麼後來呢？」

「唉！後來，他的故事才真多呢。」杜先生自己也笑了，「我們後來沒有看見一個像他那麼玩皮的孩子，他不肯上課，天天打小孩，比他年紀大的，也常常被欺負。有時他站在欄杆邊玩耍，看到有人將要走過，趕快扯開褲子來小便，要使人家的頭上淋滿了尿，他才勝利地哈哈大笑起來。」

「這樣淘氣，太令人討厭了！」我插上了一句帶着幾分不高興的話。

「可不是，每個小朋友都討厭他，先生們苦口婆心地教訓他也沒有用，他又特別愛哭，有時我們說話的聲音，稍為放大大一點，他就倒在地下打滾，哭得一塌糊塗！吃飯的時候，從來不好好端着碗，只用五個手指頂着碗底，眼睛向天，筷子夾着飯，舉得高高的，讓它一顆一顆地掉下嘴裏。」

「孩子沒有父母的吧？」我忽然想到了家庭教育問題。

「沒有，他的父母是不是早死了或者到別處去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因為過的盡是流浪生活，所以一切壞習慣都染上了。但是來到這裏一個月以後，經過我們的訓練，他便大大地變了！他喜歡唱歌，喜歡算術，當他聽到別的孩子唱流浪曲兒的時候，他哭了，而且哭得很傷心，於是大家斷定他是有音樂天才的，果然，後來他不但會唱，而且會表情。也許是因為環境的關係，他的性格是憂鬱的，不大說話，兩道小眉毛常常緊鎖着，但他有異乎尋常孩子的聰明，算術在他那班中是最好的，不論筆算珠算，他都在人家之上。」

『他不再玩皮了吧？』

『是，他不再玩皮了，他還要教訓別的新來的孩子呢。有一次李院長從洗臉間走過聽到水響，他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那個玩皮孩子，怎麼把龍頭都打開了呢？』小二聽到了，一聲不響地，走進去把每個開着的水龍頭來關好。還有一次，教算術的孫先生病了，請了另一位先生來代課，小二沒有請假悄悄地走出教室，他看見孫先生躺在床上咳嗽，連忙端了痰盂送給她。『小二，你爲什麼不去上課？』孫先生問他，他點了點頭走出去了。不到五分鐘他找了我們會裏的醫生來看病，孫先生很奇怪地問那位醫生：『你怎麼知道我病了？』』

『小二去叫我，說是你要我來看病的。』由這一點看來，可以知道小二是如何地聰明和多情了。

『這就是教育的偉大！』我只能贊美這一聲。

『最近又有一個有趣的笑話，陳波兒女士因爲聽到我們談及小二流浪時代的生活以及現在的聽話，用功，守紀律，找他拍電影。什麼鏡頭都做了，只要有他伸出左手討錢的鏡頭，死也不肯做。他認爲這是有意侮辱他，所以很生氣地逃跑了，好容易把他找回來，解釋了許多要表演那一幕的理由，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提起拳頭來就亂打一陣，後來不得已，只好另外找個孩子來代替這一鏡頭。』

『小二還在這裏嗎？我馬上要去看他。』

「到四川去了，但這裏有他的一張照片。」

胖胖的臉，兩道眉毛緊鎖着，小嘴是突着的，多麼可愛的一個小孩啊！敵人的砲火，把他和萬萬千千的流浪窮苦的孩子們送到後方來，這些受過抗戰洗禮的孩子在炮火中鍛鍊出來的戰士，都是新中國的主人，中華民族的衛隊。

漢奸的兒子

——紀念一個英勇孩子的死——

是二十七年四月的某天晚上，敵人攻陷了安微的無爲。來不及逃走的老百姓，一個個做了獸兵鐵蹄下的犧牲品。已經滿了七十歲的張太婆，也遭三四個獸軍的輪姦；年輕的小姑娘，更不用說了，她們只能像小鴿子似的被捉住在敵人的掌中，任他們去蹂躪，去宰割。

李海泉的父親是縣裏一位不大出名的紳士，平時喜歡巴結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專門欺侮善良的貧民。妻子長得並不美麗，可是有相當的嫵媚，李海泉的時候——她還只有十七歲，如今是個三十歲的中年婦人了。海泉腳下，本來還有個弟弟的，因為前年出麻疹死去了，剩下這惟一的兒子是他們的掌珠，只要海泉喜歡吃的糖果，沒有不盡量地買來的。但海泉的性情很特別，他不喜歡穿講究的衣裳，他不喜歡一個人吃糖果，母親替他裝在口袋裏帶到學校去的零食，他總高興分給別的小朋友吃。他在縣立小學讀書，今年已是六年一期了，各科成績都很好，每個教師都愛他。

誰會想到呢？在海泉十三年來平靜的生活中，忽然起了這麼大的一個波瀾，他做夢也沒想到敵人殘暴是這樣厲害的；更沒有想到父親竟是這樣一個沒有心肝的人！爲了要巴結敵人，希望在敵人的羽翼下偷生，進一步而達到升官發財的目的，竟不顧廉恥，不

顧人道地去替妻子打扮，把自己的愛妻送給寇酋去享受。只要一想到剛才那一幕刻入海泉肺腑，永世也不會忘記的醜劇，他的心便刺痛了！

那是在一間收拾得乾乾淨淨的睡房裏，十幾個獸兵正從堂屋裏走來探視，好像餓犬尋找食物似的，一看床邊坐着那位中條聯隊長，便一溜煙跑掉了。

「這個太老了，我不要，你趕快給我找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來吧！」

中條命令着海泉的父親。

「都……都……跑了，實在找不着，對不起，她……她……她還是我的老婆呢。」

天！這是多麼痛心的句子！海泉週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他絕不相信這是從他父親嘴裏發出來的聲音，更不相信那個倒在中條懷裏的女人，就是他的母親。突然，眼前有個什麼東西在不住地晃動，他頓時像上了麻酔藥似的昏迷了！他彷彿在漆黑的洞裏，看見一個張着血腥大嘴底魔鬼在吞噬他的母親。不，那魔鬼正在吮吸他母親的血液，咬嚼他母親的骨頭。母親，唉！那可憐的女人，眼睛裏充滿了血淚，胸中燃着熊熊的怒火，但他不敢哭泣，更不敢反抗，他的命運被註定要犧牲在獸兵的虎口裏。

——媽，兒子要為你復仇！

海泉終於叫喊起來了！

「你怎麼這樣混蛋？不帶着媽逃走已是不應該，還把她當做禮物送給他媽的日本鬼！你這不要臉的漢奸！」

孩子實在忍受不下去了，終於流着眼淚大聲罵了出來。

「拍那」一聲，兩個重重的耳光落在海泉的小臉上，這是他父親的賜與，十三年來第一次嘗到的滋味。

——這是多麼羞恥的巴掌，我如果不報復，我不是人。漢奸，唉！漢奸原來是這樣沒有人性的東西！連老婆和兒子都不要了。

羞恥與憤恨像毒蛇似的咬着他的心，他恨不得一刀就將他的父親和中條斬成兩段。救出他那可憐的被蹂躪的母親，救出許多善良的兄弟姊妹。但是理智告訴他，現在還沒到他動手的時候。

這兒簡直完全成了黑暗的地獄，成了宰殺人羣的屠場。敵人的燒殺、姦淫、搶掠……一幕幕的慘劇在海泉的眼前演出。

——這種生活，我們還能忍受嗎？我雖是個孩子，但我有力量反抗，我要替死去的同胞復仇，替國家雪恥，我要像岳飛一樣地去捨身報國。

海泉年紀雖小，却是絕頂聰明，很會隨機應變。他了解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了解抗戰是為整個中華民族求生存；更了解自己已屬於國家的，而不是父母的私產。父親如果是漢奸，他就是全國人民的公敵，應該置他於死地的。——我不是殺父母，而是殺一個漢奸！這樣一想，他殺父親的心更堅決了！

黑沉沉的晚上，天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到處都響着槍聲，誰都在恐怖中挨過

那一分一秒的時間。海泉的父親不知從什麼地方綁來了幾個少女，他們被強迫着坐在兒子們的身上，假裝着笑容敬酒勸菜。海泉看得很清楚，那是王四姐，那是曾經在他學校代過課的李先生。爲什麼他們也沒有逃走呢？海泉着急得真要哭出來了。

眼看着父親忙得不可開交，一下綁了女人來，一下又出去綁壯丁了。如果有人反抗，父親摸出「白朗甯」來就是一槍。

「媽，父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當漢奸的？」

海泉問着，母親呆住了。「孩子，不許說漢奸，你爸會殺掉你的。」她抱着孩子深深地一吻，從晶瑩的眼珠裏，表示着她內心的苦痛。「哼！看是他殺我，還是我殺他！」

「你是小孩，懂得什麼？現在是他們的世界，你還是少說話吧。」

聽了母親那顫抖着的聲音，海泉氣極了。「媽，你爲什麼這樣胆小？爲什麼不想反抗？記着，你今晚千萬不要和父親在一塊，他會死在我手裏的！」

母親還以孩子是在瞎說八道，並沒有把他的話放在心上。

是第二天的晚上兩點鐘的時候，母親被一個滿臉麻子的隊兵拖走了，海泉自己的床上，躺着那個聯隊長和一個女人。他父親坐在一邊打盹，担任着守衛的任務。孩子輕輕地把門扣上，然後將堆在窗前的稻草點燃，用力向窗內塞去，門口也搬了不少稻草在燃燒。一時火焰伸進房內，驚醒了他們，滿屋亂竄，但總找不到出路。鬼子們以爲是游擊隊來夜襲了，連忙開槍示威。關在房裏的寇酋中條和漢奸李富卿也以爲是游擊隊放的

火，他們想用力衝出來，誰知房門早已鎖上，於是這兩條罪惡滔天的狗命，就葬送在火焰之中了。

——哈哈，趕快，我消滅了一個鬼子，消滅了一個漢奸，只是那個女人死得太冤枉了！

海泉的臉上，掛着勝利的微笑。這微笑，被一個放槍的敵兵看到了，於是斷定火是他放的。第三天的早晨，海泉的生命，就在一顆子彈之下結束了！

「殺盡日本鬼，殺盡漢奸，中華民國萬歲！」

這是英勇的海泉在從容就義時，喊出的三個壯烈的口號。

二八，三，二五夜

寫在「戰士底手」後

在宜昌時接到特來信，他告訴我，已把前年我在東戰場及去年在第五戰區寫的十幾個短篇，編成一個小集子，託沙雁先生付印去了，希望我能寫幾篇新的比較有力的文字加進去。

聽到這消息，我又興奮又慚愧：興奮的，是在大砲炸彈之下寫的東西，能夠印出書來，留下一個偉大時代的紀念，自然能鼓勵我更努力寫作；慚愧的，是這十幾篇文字的內容和形式都不一致，讀着諸君看了，也許會感到失望。尤其在慘遭敵機數次大轟炸後的重慶，印刷更感到困難了，沙雁為了要印這小冊子早點印出，花了不少的時間去印刷所催促，尤其使我感到不安。

記得在重慶時，好幾位友朋勸我把抗戰以來所發表過的散文，小說，論文分別出幾本小冊子，但我覺得在紙張印刷都很困難的時期，無須急於出版；即如拿這集子裏的文章來說吧，有些是寫某地方淪陷後的回憶，不宜在這個時候出版；但爲了保全牠的真面目起見，我以爲留下一點當時的史蹟，也是好的。

自從五月十五日由宜昌出發漢宜荊沙兩線視察各傷兵招待所的工作以來，收集了不少關於軍民英勇抗戰；可歌可泣的材料；但是戎馬倥傯，實在抽不出時間來寫牠。現在這一段的工作，暫且告一結束，我正在整裝回襄樊前線待發，以大病後的弱軀，走這遙

遠的征途，只要能平安達到目的地，我總會將沿途所見所聞，陸續地寫回來寄給親愛的讀者。

這時候，大砲正在打得空隆隆空隆隆地很起勁，我們的茅棚都被震動了，遙望着烽火連天的前線，不知又有多少戰士們的手，殲在無情的砲火中！但他們是不怕的，「失了右手，還有左手；」大砲只能毀滅他們的軀殼，却永遠毀滅不了他們英勇殺敵，爲國家民族奮鬥犧牲到底的精神！

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冰瑩於拾迴橋傷兵招待所

82
04-239
100

戒烟于五月
一九四一